

「新派」評劇領軍人王向陽： 四十年曲不離口 懷赤誠情暖戲迷

神州傳承

唱古今故事，扮千面人生。梅花獎獲得者、評劇省級非遺傳承人王向陽扎根龍江沃土，發揚評劇「新派」唱技，精雕細琢，打磨和塑造了各色經典人物，深受業界讚譽和觀眾愛戴。她40年如一日「曲不離口」勤學苦練磨技藝，如今更不吝提携新人晚輩，醉心傳承評劇精粹。「藝無止境，我也仍在學習。演好角色，傳承好評劇藝術，才是我的追求。」王向陽如是說。走進鑼鼓喧囂、排練聲此起彼伏的黑龍江省評劇院，一陣清脆婉轉的練唱聲，異常悅耳。尋聲望去，一名身材高挑，梳幹練短髮的表演者，令人頓時心生舒悅。她，就是黑龍江省評劇藝術中心國家一級演員、中國評劇領軍人之一的王向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吳千 哈爾濱報道

與唱戲時的婉約不同，王向陽有着爽快的性格，伴隨着繞樑的餘音，快人快語的她道出了與評劇的結緣。

「我出生在梨園世家，父母都是評劇演員，打娘胎就是聽着評劇長大的。聽大人們說我3歲就會哼唱，父母所在劇團的演員們都說我從小就是個『角兒坯子』。」王向陽說，受家裡的環境熏陶，從小就喜歡學願意唱，而且父母的要求特別嚴格，從小就是往「角兒」上培養。

出生世家 七歲學藝

「正式學戲是在7歲，父母湊錢買了一台錄音機，每天讓我聽着《劉巧兒》、《花為媒》等『新派』唱段，一個字一個字地學，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媽拿根筷子，不好好唱就敲腦袋瓜，唱腔裡的一個小彎學不好就打。」王向陽憶苦地說，小孩子都愛玩，也有覺得枯燥的不想學的時候，那可不行，一跑出去玩領回來就是揍。

每天晚上從6點練到9點，除了學習就是練唱，在父母的嚴格管教下，王向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和每天練唱的習慣，「到現在我都有對着牆練唱的習慣，每天都練。從7歲到現在，始終如一，除了極特殊的情況外，40年來幾乎沒有落下過。」



■王向陽（左一）為學生授課。受訪者供圖

16歲時，王向陽考入黑龍江省綏化地區評劇團，之後被保送到黑龍江省藝術學校進修。1988年，18歲的王向陽以特殊人才的身份被調入黑龍江省評劇藝術中心工作，工花旦、閨門旦，師從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碧燕燕。

師從名家 看淡榮譽

1998年，王向陽拜入評劇大師新鳳霞門下，成為了一代「評劇皇后」新鳳霞的關門弟子。1999年獲第十七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在代表黑龍江省向建黨90周年在國家大劇院的獻禮演出中，被觀眾和專家稱為「新派」第一傳人和中國評劇新的領軍人。

面對這些讚譽，王向陽看得很淡。「我覺得藝無止境，我也一直在不斷地學習和提升自己。演員不僅要功底好，在文化修養和精神境界方面的提高也非常重要。」

基層演出 戲迷稱讚

每年，王向陽所在的黑龍江省評劇院都要下基層為百姓演出。據王向陽回憶，有一年到林口演出，當地有一名老志願軍戰士，曾在戰場上失去了雙腿，「我們知道了以後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炕上表演，當演出結束後，老戰士激動地高喊了一聲『共產黨萬歲！』，那一瞬間很多演員都掉下了眼淚。這一幕令我深受感動，也讓我更加感覺到我們文藝工作者的作用就在這裡。」

「我還有一位戲迷，經常到院裡來跟我交流。她熱愛評劇，但後來身患癌症。她曾對我說，每當她與病魔鬥爭時都會聽我的評劇，聽評劇就像精神支柱一樣給她帶來愉悅。現在她的病情有了好轉，精神狀態非常不錯。可見戲曲藝術的力量不可低估。」



■王向陽在《乾坤帶》中飾演銀屏公主。受訪者供圖



■王向陽（中）在《風起同仁堂》中飾演陳玉珊。受訪者供圖



■王向陽在基層文藝演出。受訪者供圖

賢伉儷互扶持 提新人助傳承

王向陽的愛人張坤，現任黑龍江省評劇院院長，曾是她的搭檔，也是黑龍江省非遺傳承人。張坤說：「三十年來，我們舞台上搭檔，生活上是伴侶，相互扶持互相幫助，台上台下形影不離。」

丈夫：業務上她是「瘋子」

張坤十分敬佩王向陽的敬業精神，「在業務上王向陽就是個『瘋子』，有時候揣摩起劇本就像個『精神病』，幹家務活的時候也背戲，狀態說來就來。有時候跑進衛生間裡照鏡子背戲一待就是一個多小時，叫都叫不出來。」

王向陽也非常感激張坤對她的支持，「他對我很嚴格，不管在家還是在單位都監督我，提點我，在排練的時候指點我，在我膨脹的時候也會給我『潑涼水』。」王向陽說，「在生活中他處處包容我，體貼我。在

業務上，他全力支持我，看好我。他總說我是一面鏡子，他是一塊抹布，看出我哪裡不亮，就幫我擦乾淨。」

夫妻為戲曲注新鮮血液

作為黑龍江省領軍人才梯隊帶頭人，王向陽帶領的隊伍中有三十多名學生。其中，作為人才梯隊的後備人才，數名弟子獲得了一級、二級、三級演員的稱號，並在全國獲得了很多大獎。在評劇教學和藝術傳承上，她從不吝惜將自己的劇目角色教給學生，很多弟子都在重要劇目中擔當一號人物或主演。

「老話說『寧捨兩畝地，不捨一齣戲』，但只要我們認為學生努力了就多給他們創造機會。」王向陽說，我的戲現在全都給學生唱了，並且讓他們擔當主要的角色，只要一有機會就安排學生擔當角色，多鍛煉他們，通過業務上的安排，拽着他們進步。

「我倆的思路都是一樣的，戲曲舞台上永遠都要有年輕人，必須要一代傳一代，要是壓制年輕人，戲曲這門事業也得不到發展。」張坤說，只有新鮮血液才能讓評劇得到持續發展。夫妻倆表示，為了把養育了他們和他們所鍾愛的事業做好，他們會繼續全力支持青年的崛起。



■王向陽與愛人張坤搭檔演出《明月照人來》。受訪者供圖

十年磨一劇 塑千面人生

作為黑龍江省評劇院的精品劇目，2001年依據八女投江故事創作的《半江清澈半江紅》曾在建黨90周年之際，走進國家大劇院演出，並已進入國家藝術基金扶持項目。

伴隨着該劇一路成長的王向陽，從二號角色演到一號角色，如今又傳給了她的學生，歷經15載，「十年磨一劇」的歷程令王向陽感觸頗深。

采風體驗 上山下村

「對演員來說，出去采風和體驗生活真的是必須要做的功課和準備。」王向陽表示，劇中人的生活是我們所不了解的，經過了這15年，我們下去了無數次，走訪體驗和了解歷史，就是為了更好地打磨人物，展現人物風采。為了演好角色，切身體驗人物生活，

王向陽無數次上山林、下農村，做典型人物的「小跟班」，觀察和模仿人物的一舉一動，揣摩人物形象和性格。「演員一定要有匠人精神，一定要走心，用心去演。演員應該做到千人千面，哪怕是每個人物的眼神跟以前塑造的角色都要不重樣。」

王向陽說，現在的評劇塑造人物要比以前的人物塑造得更透，人物情感也更加深厚了。演戲要深入演人性、演情感，只有以情動人，對觀眾才能有帶入感，才能把人物塑造好。

「刻畫人物不僅需要藝術修養，還需要文化修養，只有不斷充實自己，加強自身的文化與藝術修養和藝術造詣，創新表演技藝和技巧，才能有文化品位和藝術品位，才能使戲曲藝術在新的時代裡得到更大的繁榮和發展。」



■齊福樂創作的「倫敦精神地理學地圖」。網上圖片

「我」很小的時候，就很願意去探索。」18歲輟學後決心搞藝術的齊福樂說。齊福樂第一次到北京是在2014年，說他對北京是「一見鍾情」。當時他來探望一個在這裡唸書的朋友。「我用了十天時間騎着車在城裡到處逛。」他說，「我愛上了這裡。那種感情就好像遇上了一個人，然後墜入情網。」

因此，當齊福樂展出作品的棕櫚樹畫廊建議他到北京去創作時，他選擇今年3月重返

神州行走

在面積超過六個盧森堡的北京，即使是當地人也常常找不到路。但是有一個連中國話都不太會說的英國人卻定下了一個看似難以完成的目標：用兩年的時間為這個城市手繪一張圖。這並不是普通的圖畫，而是精神地理學層面的圖。圖上不同的地點用圖標表示，以顯示各個不同坐標的文化、歷史等特點以及帶給人們的感受。「有人曾經形容我的畫是給一個城市的情書，我喜歡這種說法，因為要完成這個作品最重要的是要對畫的城市有感情。」36歲的齊福樂說。

英國漢行千里 繪北京「地理情書」

北京，在通州找了一個住所後開始着手去了解這個城市。「我盡量不看旅遊手冊。」他說，「我用了很多時間走路或者騎車，去觀察北京的生活，去學習。每一天我都感覺自己是回到了學校。」

鍾情京城 體驗行走

齊福樂的第一個目標是沿着六環路繞行這個城市一圈。他用了七天的時間走了192公里。「我每天走十二個小時，我一直走

啊走，不想停下來休息。」齊福樂說。「那是一種視覺的體驗。」走的時候他也很注重體驗，比如他會到劇場裡面去看一場演出。「我想記錄下一切。」他說。他感嘆於道路的規模。「北京的交通太複雜了，路很寬，有一次我過一座立交橋繞了半個小時。」

他對工廠也很感興趣。「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工廠，能看出生產的規模，好多工人進進出出，他們有些看上去有點兒疲倦，工

作很辛苦。」

學習中文 畫出文化

齊福樂目前已經開始動筆了。「六環路一定會在圖中有所體現的。」他說，「中國有指南針和火藥這樣重要的發明，我也希望把這些元素畫出來。同時我還想表現人們對環境污染的治理，以及當地知名地點的歷史文化。」他表示，北京的文化很多元化。「在西北部地區有很多山，裡面還有一些寺廟。」



■齊福樂和兩個中國孩子。網上圖片

樹林讓我有親近自然的感覺。」

在微信上齊福樂建了一個一百多人的群，名字叫#WalkInProgress。群的成員中三分之一是中國人，他可以經常和他們交流，增加對這個城市的了解。「人是我工作時可借助的最重要資源，我需要了解他們的感受。」他說，他正在學習中文。

「這幅圖完成後會是一個關於北京的故事。」他說，「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一個永恒的故事。」

■新華社